

第八回 泥塑周倉威靈傳東 情投朋友萍水相逢

詩：

人生行足若飛禽，南北東西著意深。
萬迭關山無畏怯，千重湖海豈沉吟。
奔波只為爭名利，逸樂焉能迷志心。
誰知相逢皆至契，不愁到處少知音。

看來世間做不得的是那逆理事情，你若做了些，自然心虛膽怯，別人不曾開著口，只恐怕他先曉得了，說出這家話來。這杜開先見小二叫了這一聲，只道他知了韓玉姿消息，心下懊悔不及，只得迎著笑道：「小二哥，你有什麼話說？」小二道：「官人，你們十七、八年的父子，今日在我這店中重會，難道不是個千載奇逢？官人，你便送幾錢銀子，買杯兒喜酒吃吃何如？」

杜開先見他不是那句話說，便滿口應承道：「這個自然相送。」舒石芝道：「孩兒，這位小娘子便是我的媳婦了，何不請過來一見？」杜開先道：「爹爹，媳婦初相見，只怕到有些害羞，先行個常禮，明日再慢慢拜吧。」轉發身對韓玉姿道：「娘子，過來見了公公。」

玉姿暗地道：「官人，你的父親難道是這等一個模樣？教我好生不信。」杜開先笑道：「娘子，我都認了，終不然妳就不認他？莫要害羞，過來只行個常禮。」韓玉姿掩嘴道：「官人，這個怎麼教我相見？」杜開先低低道：「娘子，便是如今鄉風，做親三日，也免不了要與公公見面的。」韓玉姿遂不回答，只得上前勉強萬福。小二對舒石芝笑道：「你把些什麼東西遞手呢？」

杜開先見他沒要緊不住的說那許多渾話，便著他去打點三個人的午飯來。舒石芝問道：「孩兒，我卻有一句不曾問你，你如今取了什麼名字？」杜開先欠身道：「孩兒自七歲時，不肯冒姓外氏，曾向那梅花園中，遂指梅為姓，指花為名，取為梅萼。後來因杜翰林收留，便把梅字換了，改姓名為杜萼，取字開先。」舒石芝道：「好一個杜開先！今後我便以字相呼就是。」

杜開先道：「爹爹，孩兒但有一說，向年卻是沒奈何認居外姓，今日既見親父，合當仍歸本姓，終不然還叫做杜萼？」舒石芝想一想道：「孩兒講得有理。況且你如今又做了這件事，在這裡正該易姓更名。依我說，別人只可移名，不可改姓，你今只可改姓，不可移名，表字端然是開先，只改姓為舒萼便了。」杜開先深揖而應。

舒石芝道：「孩兒，還有一事與你商量。想我當初在這裡只是一個孤身，而今有了你兩個，難道在這裡住得穩便？不若同到長沙府去，別賃一間房子，一來便是個久長家舍，二來免得把你學業荒蕪。你道這個意思好麼？」舒開先道：「爹爹所言，正合孩兒愚見。但不知此去長沙府，還有多少路程？」舒石芝道：「不多，只有三十里路，兩個時辰便可到得。」舒開先道：「既如此，孩兒還帶得些盤纏在這裡，我們今日就此起身去吧。」

原來，舒石芝到這裡多年，四處路徑俱熟。舒開先便催午飯來吃了，當下取了些銀子送店家，又把兩錢銀子謝小二。就在那地方上去買兩副鋪陳箱籠之類，連忙叫下船隻，收拾起身。

那小二一把扯住舒石芝，笑道：「你去便去了，只是莫要忘記了我這灶君大王。你便把起初這套衣服留在這裡，待我們裝束起來，早晚也好親近，親近。」舒石芝道：「小二哥，休要取笑。我還缺情在這裡，明日有空閒時節，千萬到府裡來走走。」小二又笑了一笑，大家拱手而去。詩云：

總是他鄉客，誰知天性親。
相逢渾似夢，家計得重新。
古人有兩句說得好：
至親莫如父子，至愛莫如夫妻。

這舒石芝與舒開先約有十幾年不曾見面的父子，哪裡還記得面長面短，只是親骨肉該得團圓，自然六合相湊。那韓玉姿雖是與他通了私情，剛才兩夜，又有一夜卻是算不得的，便肯同奔出來，一段光景，豈不是個恩愛。如今且把閒話丟開。

且說這舒開先到了長沙府，把身邊的那些銀子，都將來置了傢伙什物。不要說別樣，連那舒石芝的地理，烘然又行起來。你道他如何又有這個時運？看來如今風俗，只重衣衫不重人品，比如一個面貌可憎、語言無味的人，身上穿得幾件華麗衣服，到人前去，莫要提起說話，便是放出屁來，個個都是敬重的。比如一個技藝出眾、本事潑天的主兒，衣冠不甚濟楚，走到人前，說得亂墜天花，只當耳邊風過。

原來，這舒石芝，今番竟與撐火的時節大不相似，衣服體面上比前番周全了許多，所以那裡的人，見他初到，不知是怎麼樣一個地理先生，因此都要來把他眼睛試試。舒開先見父親依舊行了運，老大歡喜，只當得了韓玉姿，重會了親生父，豈不是終身兩件要緊的事都完畢了，安心樂意把工夫盡盡用了一年。

不覺流光迅速，又早試期將近。舒石芝道：「孩兒，如今試期在邇，何不早早收拾行裝，上京赴選。倘得取青紫如拾芥，不枉了少年刻苦一場。」舒開先道：「正欲與爹爹商議此事，孩兒卻有兩件難去。」舒石芝道：「孩兒所言差矣。豈不聞男子漢志在四方，終不然戀著鴛鴦幃鳳枕，便不思量到那虎榜龍門上去麼？」

舒開先揖道：「孩兒端不為著這個念頭。第一件，爹爹在家，早晚伏侍雖托在玉娘一人，慮她是個弱質女流，未免無些疏失。第二件，孩兒恐到京中，沒個相知熟識，明日倘有些榮枯，可不阻絕了音信？」

舒石芝想道：「這也講得有理。孩兒，我想你的日子雖多，我的年華有限，況且讀書的哪個不曉得三年最難得過，難道為著這兩年事，就把試期錯過了？想來我們雖是在這裡住了年把，並不曾置得一毫產業，有什麼拋閃不下？只要多用一番盤纏，大家就同進京去，別尋一個寓所，暫住幾時。待你試期後看個分曉，再作計處。」

舒開先道：「如此恰好。只恐爹爹的生意移到那裡，人頭上不曉得，恐一時有些遲鈍。」舒石芝微笑道：「孩兒，你這話真真

好：『萬事不由人計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』再莫慮著這一件。如今可選個吉日，早早進京要緊。」舒開先道：「爹爹，孩兒想得試期已促，既帶了家眷同行，一路上未免有些耽延。揀日不如撞日，便把行李收拾起來，就是明日起身也好。」

舒石芝道：「孩兒，這也講得有理。你可快進去與玉娘商量，趁早打迭齊備，我且走到各處，相與人家作別一聲。倘又送得些路贖，可不是落得的。」舒開先便轉身與玉姿商議定了。當下打迭行裝，還有些帶不去的零碎傢伙，都收拾起來，封鎖在這屋下，托付左右鄰居。次日已牌起身前去。

那一路上光景，無非是煙樹雲山，關河城郭，這也不須絮煩。且說他們不多幾時就到京中。將近了科場時候，各省來赴試的舉子，紛紛蟻集，哪個不思量鏖戰棘闈，出人頭地。

原來，那裡有個關真君祠，極其顯應，每到大比之年，那些赴試的舉子，沒有一個不來祈夢，要問個功名利鈍。這舒開先也是隨鄉入鄉，三日前齋戒了，寫了一張姓名鄉貫的投詞，竟到神前，虔誠禱告。待到黃昏時候，就向案前倒身睡下。

這舒開先正睡到三更光景，只聽得耳邊廂明明的叫幾聲舒萼，忽然醒悟，帶著睡魔，朦朧一看，恰是一條黑黯黯的漢子，站在跟前。你道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狀貌猙獰，身軀粗夯。滿面落腮胡，僅長一丈；一張烏黑臉，頗厚三分。說他是下水滸的黑旋風，腰下又不見兩月板斧；說他是結桃園的張翼德，手中端不是丈八蛇矛。細看來，只見他肩擔著一把光瑩瑩的偃月鋼刀，手執著一方紅燄燄的銷金束帖。

舒開先猛地裡吃了一驚。那黑漢道：「某乃真君駕前侍刀大使周倉的便是。這個束帖，是真君著某送來，特報汝的前程消息。」舒開先卻省得日常間關真君部下，原有一個執刀的周倉，便不害怕，連忙雙手接了，展開一看，上面寫著四句道：

碧玉池中開白蓮，莊嚴色相自天然。

生來骨格超凡俗，正是人間第一仙。

舒開先看了，省得是真君第二十二道簽經也，便欲藏向袖中。周倉道：「真君有諭：這束帖上說話，只可默記心頭，不令汝帶去，使人知覺，洩漏天機也。」舒開先便又一看，依舊雙手送還。驀地裡只聽得鐘鼓齊鳴，恰是本祠僧人起來誦早功課，方才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。

不多時，只見案前人蹤雜沓，早又黎明時候。遂走起身。向真君駕前深深拜謝。轉身看時，那右旁站的周倉，與夢中見的端然無二，又倒身拜了兩拜。

正待走出祠來，只聽得後面有人叫道：「杜開先兄，且慢慢去，小弟正要相見哩。」舒開先連忙回轉頭來，仔細一看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就是康汝平。他也為應試來到這裡。

舒開先把腰彎不及的作了一個揖，驀然想起前事，便覺滿面羞慚。康汝平道：「小弟與兄間別數載，不料此地又得重逢。若不見卻，這祠外就是敝寓，同到那裡少坐片時，敘年來間闊之情。意下何如？」舒開先道：「小弟當時也是一時呆見，因此，匆匆不得與兄叮嚀一別。何幸今日又得相逢，正所謂他鄉遇故知了。」康汝平笑道：「杜兄，洞房花燭夜已被你早占了先去，如今只等金榜題名時要緊。」兩人攜著手，一同走出祠門。

果然上南四、五家，就是他的寓所。康汝平引進中堂坐下，慢慢的把前事從頭細問。舒開先難道向真人面前說得假話，只得把前前後後私奔出來一段情景，對他備細說了一遍。康汝平道：「杜兄，你終不然割捨得把令尊老伯、令堂老夫人撇了，到這來麼？」

舒開先道：「一言難盡。不瞞康兄說，那杜翰林原是小弟義父，小弟自襁褓時，家父因遭地方多事，把我撇在城外梅花圃裡，脫身遠竄。後來虧那管圃的，憐我是個無父母的孤兒，就留在身邊。及至長成七歲，便送到杜翰林府中。那杜翰林見小弟幼年伶俐，大加歡悅，就撫養成人，作為親子。這卻是以前的話說。不想那年奔出韓府，來到長沙村酒店，驀地裡與家父一旦重逢。」

康汝平笑道：「杜兄，這件是人生極快樂的，也算得是個久旱逢甘雨了。但是一說，杜兄如今還該歸了本姓才是。」舒開先道：「小弟原本姓舒，就是那年已改過了。」康汝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弟今後便不稱那杜字了。敢問令尊老伯可還在長沙麼？」舒開先道：「家父也是同進京的。」康汝平道：「小弟一發不知，尚未奉拜，得罪，得罪！請問舒兄，那韓氏尊嫂，可同到此麼？」舒開先道：「也在這裡。」

說不了，只見那簾內閃出一個女人來，他便偷睨幾眼，卻與玉姿一般模樣，心下遂覺有些疑慮，便問道：「康兄的尊嫂可也同來在這裡？」康汝平笑了一聲道：「小弟正欲與兄講這一場美事。」便走起身，坐在舒開先椅邊，遂把韓相國相贈蕙姿的話說一遍。舒開先道：「有這樣事，果然好一個寬洪大度的相國，此恩此德，何時能夠報他？」康汝平道：「舒兄請坐，待小弟進去，著蕙姿出來相見。」舒開先站起身道：「這個怎麼敢勞？」

康汝平笑道：「舒兄，這個何妨。我和你向年原是同窗朋友，如今又做了共脈連襟，著難得的。卻有一說，俗語道得好：『姨娘見妹夫，勝如親手足。』」便起身進去，不多一會兒，就同了蕙姿出來。舒開先恭恭敬敬向前唱喏，那蕙姿連忙萬福。有詩為證：

交情間闊已多年，帝裡重逢復藹然。

況是內家同一脈，親情友道兩相兼。

蕙姿見罷，依舊走進簾裡坐下，輕輕的啟著朱唇道：「適才聞說我玉娘舍妹，也與官人同到這裡，不卜可迎過來一見否？」舒開先道：「令妹時常念及，也恨不能再圖一見。不料今日重會京中，姊妹團圓，豈非天數？康姨既欲與令妹相見，何不就屈到敝寓去盤桓幾日，卻不是好？」康汝平道：「舒兄，她姊妹們年來不見，未免有些哀腸說話，恐令尊老伯在家，兩下語言不便。還是迎尊嫂過來見一見吧。」舒開先滿口應承，遂起身揖別。

回到寓所，見了韓玉姿，到不提祈夢緣由，竟把這些說話講個不了。那玉姿見說蕙姿姐姐已隨康公子同來，巴不得立時一見。把那年從奔出來之後，韓相國怎麼一個光景問訊明白，便叫一乘轎子，抬到姐姐那裡。那蕙姿聽見妹子來了，歡天喜地，把個笑臉堆將下來，連忙近前迎接。到了堂前，兩姐妹相見禮畢。有詩為證：

憶昔私行話別難，今朝相見喜相看。

天將美事俱成就，不似侯門婢子般。

蕙姿便把妹子迎到後廳坐下，迎著笑臉道：「妹子，妳還記得在相國房中的時節，講那句『又做出前番勾當』的說話呢？」玉姿紅了臉道：「姐姐，難道瞞著妳？那個時節只要事情做得機密，哪裡還顧得嫡親姊妹。望姐姐莫把前情提起了。」蕙姿道：「妹子，我姐姐只道與妳一出朱門，此生恐不能相見，怎知今番卻有個重逢日子。」玉姿道：「敢問姐姐，那日我們私奔出來，不知老爺

在妳面前有什說話？」

蕙姿道：「再沒有什說話。只是那杜府的響子，把那股鳳頭釵送與老爺，老爺看了，卻不知清白，便道妳們兩個不只有了一日的念頭。」玉姿道：「姐姐，老爺既知道了，後來曾著人緝訪麼？」蕙姿道：「那時杜翰林就來商議，要老爺先出一張招帖，把妳尋覓。老爺說道：『我怎麼好出招帖，他既做得打得上情郎的紅拂妓，我便做得撇得下愛寵的楊司空。』杜翰林見說這兩句，便道：『杜官人是個螟蛉之子。』兩家都不思量尋訪了。」

玉姿道：「姐姐，好一個汪洋度量的老爺。妹子雖是走了出來，哪一個日子不想著他。如今又不知他的身子安健否？」蕙姿道：「我為姐姐的，前月因要同進京來，特去拜辭他，問他身子安否若何。他回說：『好便好了些，只是成一個老熟病，不能夠脫體哩！』」

玉姿道：「我不知哪一個日子，能得去望他一望。」蕙姿道：「這有何難！只等妳官人中了，便好同去見他一見。」玉姿道：「姐姐敢是譏諷著妹子了，這日子可是等得到的麼？」姊妹兩個說了又笑，笑了又說。

看看天色傍晚，玉姿便要與姐姐作別起身。蕙姿一把扯住道：「妹子，只虧我和妳打伙這十六、七年，如今剛才來得半日，就要思量回去，難道再在這裡住不得幾個日子麼？」這蕙姿哪裡肯放。玉姿見姐姐苦留不過，只得又住了一日，然後動身。

兩家自此以後，做了個至親來往。這蕙姿隔得五、六日，便把妹子接來見面一遭。這康汝平又向關真君祠裡租了兩間空房，邀了舒開先一同在內，杜門不出，整整講習個把多月。這正是心堅石也穿，他兩個一向原是肯讀書的，只是有了那點心情，牽腸掛肚，所以把工夫都荒廢了。如今心事已完，卻才想那功名上去，是這一個月就勝了十年。

一日徐步殿堂，只見案前有一個人在那裡討簽。兩個仔細看時，都覺有些認得，一時再也想不起他的姓名，又不好上前相問，只得站住，看了一會。那人討完了簽，回頭見他二人，也覺相認，遂拱手問道：「二位敢是巴陵康相公、杜相公麼？」

舒開先與康汝平連忙答應道：「正是。老丈頗有些面善，只是突然間忘記了尊姓大名。」那人道：「二位相公果然就不認得了？正是貴人多忘事。老朽就是巴陵鳳凰山清霞觀的李乾道士。」兩個方才省得，大笑一聲道：「原來是李老師。得罪了。」

你道這李道士為著什事進京？平昔也有些志向的，卻來幹辦道官出去的意思。這舒開先與康汝平隔得不上二、三年，如何就不相認得？這也不是他們眼鈍，只是李道士這幾年裡邊操心忒過，須鬢飛霜，臉皮結皺，頹塌了許多，因此略認些兒影響。

三人唱諾罷，舒開先問道：「老師為何也到京來？」李道士笑道：「二位相公此來為名，老朽此來，不過圖些利而已矣。」康汝平道：「老師為哪件利處？」李道士道：「不瞞二位說，老朽去年收得個愚徒，倒也伶俐，便把觀中事務托付與他。所以特進京來，思量幹辦一個道官回去，賺得幾個銀子，買些木料，把敝觀重新修葺起來。一來省得祖業傾頹，二來再把聖像重整，三來老朽不枉在觀中住持一世，待十方施主，後代法孫，也常把老朽動念一動念。」

舒開先道：「這就是名利兩全了。」李道士道：「兩位相公，難得相遇在這裡。老朽還有一言動問。」康汝平道：「殿後就是我們書房，老師請同進去，略坐一會，慢慢見教何如？」李道士道：「原來二位在這裡藏修，妙得緊，妙得緊！」三人便同進去。

但不知這李道士問起是哪一件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